



Karl-Mannheim-Chair of Cultural Sciences | Profile



工业化时代、工业社会的社会秩序的时代、以及要掌握它所必备的技巧和能力的时代，已经快到尽头。地平线上隐约出现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知识。

但知识社会却越来越脆弱，因为对左右20世纪的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那些主要的社会制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对这种社会的控制。

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两个社会形式的转型阶段。现代社会不断增长的偶然性以及进而不断减少的稳定性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未来社会将越来越不再是它的过去的镜像。现代社会越来越强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制度，即科学系统和它的产品，对我们社会的文化和结构的意义持续上升（并且不是单方面的）的直接结果。

知识的全面流通，以及关于知识正在侵入现代社会所有的行动环境的知识，致使由互相对抗的知识建构和组成的行动结构变得模糊、脆弱、和开放—开放给不同的行动者进行多种解释。

这么说来，至少，可以这么做出结论，知识的增长和它越来越广泛的社会传播，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制造更大的社会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比方说，又不减少观点的差异，或者形成对中心社会制度更有效控制的基础。

这个新赢得的对于科学知识同时具有的力量和脆弱性的见解把我们引向这样一个发现，即知识不断增长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对知识的依赖将与专家的知识权威的崩溃和对专家意见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不断增强的怀疑相伴随。专门化的知识和专长的代表们将发现保持他们的认知权威和对他们的职业功能的信任越来越困难。然而，对知识的依赖将会继续增强。因为尽管知识的神秘性被打破了，但不可能另外的选择就是或多或少的随便相信任何一种信念。我们有必要熟悉知识的因变性，并且告别以为这种情况知识暂时的，迟早会再消失的幻觉。

历史远没有终结，但是被根本性的改变了。旧的规则、确定性和发展类型不再适合。未来不再模仿过去。因此对当前处境的脆弱性的感觉与日俱增。根本性的转变的经历越来越普遍。一个有保留的、沉默而冷静的自信取代了激动人心的希望或者深沉的抑郁。